

世紀映像叢書 54

巴金評傳

五四之子的世紀之旅

周立民 著



作者

周立民

五四之子的世紀之旅

——巴金評傳



史地傳記類 PC0152 世紀映像叢書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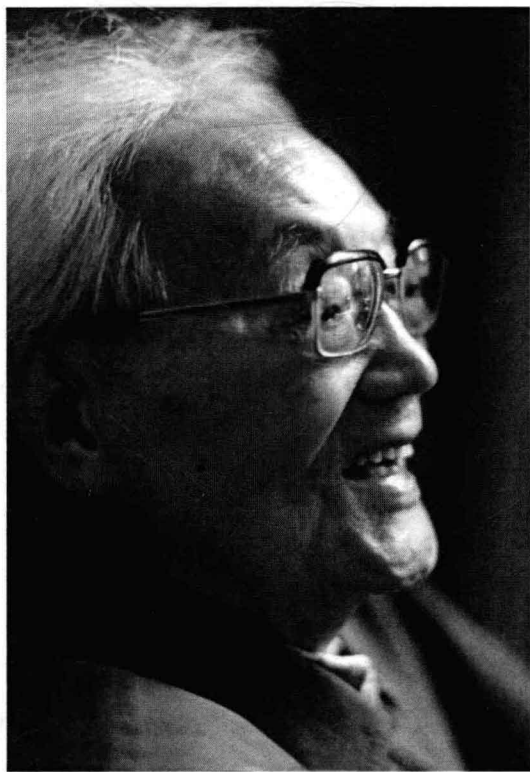
五四之子的世紀之旅 ——巴金評傳

作 者 / 周立民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黃姣潔
圖文排版 / 蘇書蓉、蔡瑋中
封面設計 / 蕭玉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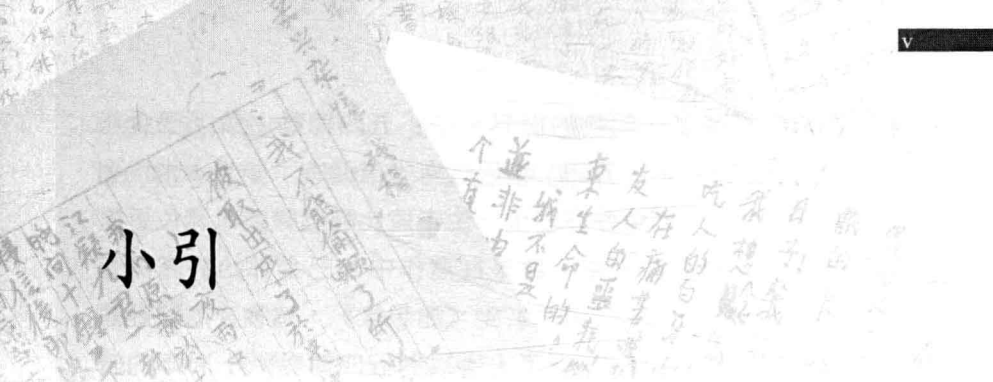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年5月BOD一版
定價：42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巴金（1904.11.25-2005.10.17） 徐福生 攝



小引

在眾多的巴金傳記中是否有必要再多出這樣一本呢？這是動筆之前就擺在我面前的問題。它令我躊躇，但也決定了這本傳記的寫作起點：它不會是一本凡事必錄面面俱到的傳記，也不會是粗枝大葉蜻蜓點水的人物介紹，它有所側重也有所放棄。在這裏，我只是對巴金百年人生中的一個側面表達一點粗淺的理解。

為了更接近這個目標，面對著傳主卷帙浩繁的著譯、飽經風霜的人生和無比豐富的內心世界時，我首先要梳理出一個基本的線索，我考慮了一下，選擇了兩個方面：一是巴金是如何成為這樣的人，又怎樣有了這樣的創作，由此，勾勒出他的成長和思想變化的基本軌跡，顯示出他的創作與生活、思想發展之間的關係；二是巴金與五四新文化精神之間的關係。巴金說他是「五四」之子，一生都堅持和發揚五四新文化精神，可以說與「五四」淵源甚深。我期望在對貫穿巴金一生的這兩條線索的梳理中，能夠看到巴金的創作特色，感受到他獨特的精神氣質。

五四新文化思潮奔湧而來的時候，巴金還是成都一個大家庭中的少爺，新思想「……像火星一般地點燃了我們的熱情。那些新奇的議論和熱烈的文句帶著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壓倒了我們三個……」^[1]青春的熱血與激蕩的社會風雲融合到一起，不斷渴望著新鮮的、有活力的因素出現在沉悶、壓抑的生活中，五四新思潮

衝開了堤岸，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說「五四運動」給了巴金新生，一點也不過分，是「五四」讓巴金有了信仰有了夢想，也找到了現實前進的方向，而這些在巴金一生中遠比哪個職業、職位更重要。從此以後，無論在人生，還是在寫作中，巴金都始終高揚著「五四」的啟蒙精神，從《滅亡》到《隨想錄》，這種姿態歷經艱難，但還是磕磕絆絆堅持下來了。所以到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的時候，他仍然充滿深情地說：「我們是五四運動的產兒，是被五四運動的年輕英雄們所喚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們的英雄事蹟撥開了我們緊閉的眼睛，讓我們看見了新的天地。可以說，他們挽救了我們。」^{註2}儘管在生命的不同階段，巴金對「五四」所強調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一生與「五四」的糾結卻是非常明顯，難怪2005年當他遠去的時候，許多人都在說「一個時代結束了」，這個時代是「五四」的時代，可以說巴金是那個時代精神最執著最持久的踐行者之一。

從巴金與五四新文化精神的視角來考察他的人生和創作，我把它分為四個時期：洗禮、踐行、迷失和復歸。第一個時期是巴金的人生成長期，顯示了他逐步接受新文化精神洗禮的過程，這個階段也是巴金的人生和信仰確立的起點。第二個時期是巴金的人生揚帆起航生機勃勃的創造期，是五四精神通過他的文字和行動在他身上承傳和踐行的黃金時代。而「迷失」，主要是指自我的迷失，他個人的價值判斷與周遭世界不斷發生衝突，同時也不斷在退縮，直到徹底迷失了自我，淪為一個「奴在心者」，這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個體靈魂掙扎的歷史。「復歸」不是簡單地回到「五四」的原點上，而是在痛定思痛的基礎上對自己一生的清醒反思，同時也是對五四價值更堅定的捍守。人的一生極其複雜，尤其是處在波譎雲詭的歷史和社會中的巴金這一代知識份子，他們的人生可能無法用一個簡

單的思路來概括，所以，以上只是打量這位作家的一個角度，從這樣的視角出發，我嘗試著與這位老人漫長一生的對話……

>>> 注釋 -----

註1：巴金：《信仰與活動——回憶錄之一》，《水星》第2卷第2期。

註2：巴金：《「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巴金全集》（以下均簡稱《全集》）第16卷第66頁。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五四之子的世紀之旅：巴金評傳 / 周立民作.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11. 05

面；公分. --（史地傳記類；PC0152）

BOD版

ISBN 978-986-221-745-0（平裝）

1. 巴金 2. 傳記

782.887

100006766

五四之子世紀之旅

目次

小引 / v

洗禮（1904-1925年）

一、新與舊 / 003

二、詩文傳家 / 013

三、夢境中的事業 / 021

四、丟掉可怕的陰影 / 033

五、窺見了理想的美麗 / 041

踐行（1925-1952年）

一、理論與實際 / 051

二、文學與信仰 / 073

三、困境與突圍 / 095

四、抗戰與改革 / 129

五、理想與庸常 / 149

六、希望與等待 / 163

迷失（1952-1976年）

一、從書齋走向戰場 / 179

二、從早春到嚴冬 / 197

三、從人間到「地獄」 / 225

四、從絕望走向「安心」 / 249

復歸（1976-2005年）

一、這是獨立思考的必然結果 / 271

二、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 / 291

三、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 / 303

尾聲 激流湧入大海 / 321

主要參考書目 / 331

附錄：關於周立民 孫郁 / 333

後記 / 337

洗 禮

(1904-192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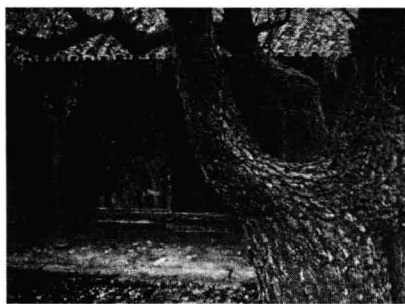
巴
手
乙

一、新與舊

讀過巴金的著名小說《家》的人，大多都知道這部作品是以作者自己的家族人物為原型寫成的。作品的巨大影響力，生活與創作的相互融合已經使生養巴金的李家^{註1}與小說中的「高家」經常混同到一起，不少人認定小說裏的覺慧就是巴金，甚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還有人問巴金他的嫂子是不是翠環、侄女是不是翠環生的^{註2}。也不能完全責怪讀者，難道巴金本人就沒有把作品世界當作現實生活的時候嗎？巴金曾說寫《家》時：「最先浮現在我的腦子裏的就是那些我所熟悉的面龐，然後又接連地出現了許多我所不能夠忘記的事情，還有那些我在那裏消磨了我的童年的地方。」^{註3}現實中的李家是



巴金記憶中的成都正通順街李家公館，正如小說《家》中所寫，門口有對石獅子、石缸，門牆上掛著木對聯，上書「國恩家慶，人壽年豐」。這是他離家後改建為「怡廬」的門面，「成都城裏修馬路，我們家的大門應當朝裏退進去若干，門面翻修的結果，石缸、石獅子、木對聯等等都沒有了。」（照片為1926年3月8日大哥所寄）。



油畫《巴金故居》（作者：賀德華），巴金本人看過這幅畫，但不記得有這樣的銀杏樹，認為此處可能是李家舊日的馬房。在晚年的《願化泥土》中，他說：「我多麼想回到我出生的故鄉，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馬房的泥土。」童年的他在這裏與「下人」接觸，學到了對生活的愛和不自私。

怎樣，又有哪些巴金不能忘記的面龐，這個「家」在巴金的成長中究竟扮演著什麼角色呢？

在小說《家》及其續篇《春》、《秋》中有幾個著名人物常常被人自然而然地與現實中的李家人物對號入座，比如高老太爺與巴金的祖父，克明、克安與巴金的二叔、三叔，覺新與巴金的大哥，瑞珏與巴金的大嫂，覺民與巴金的三哥……對有些人物這樣劃上等號似乎並

無不可，但常識也告訴我們經過藝術加工後的素材畢竟不能等同於生活現實，不過在這個前提下，我們也不妨做個辨識：高老太爺與覺新比較接近現實中巴金的祖父和大哥的角色，至於巴金的大嫂雖然確曾避出家外生產卻不曾難產死去^{註4}；覺慧和覺民呢？的確，巴金和三哥如同覺慧一樣離家去上海求學，但據巴金在後來解釋：覺慧的性格也許跟他自己差不多，但三哥以前也是個敢作敢為的人，並不如覺民那麼謹慎；「覺慧也做我做過的事情」：都在成都外專讀書，結交新朋友，編輯刊物，創辦閱報處等。但巴金和三哥是得到了家中允許離家到上海，而小說中覺慧則是秘密離家。^{註5}巴金也曾申明，在他的感情生活中並沒有一個鳴鳳^{註6}。還有，小說《春》中覺民的一些活動則是取自巴金離開老家前在成都的一些活動。比如五一節散發傳單，在週報社聚談，演出《夜未央》則是巴金的一群朋友所為^{註7}。為「激流三部曲」做索隱一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但這不是本書關注的重點，我關注的是巴金的成長環境。這個問題可能並不複雜，因為對於「家庭的環境」巴金有過相當數量的

文字描述，但斟酌一下又不能不謹慎對待這些文字：目前我們所見的巴金第一批談論自己家庭狀況的文字寫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上半期，主要有兩部：1934年11月出版的《巴金自傳》，後於1936年改名《憶》，並增補篇目重新出版；還有1937年出版的《短簡》中的篇章，它們較為詳細地描述了從出生到從事創作之前的生活。但早就有學者指出：此時的巴金是個經過「五四」精神洗禮並且有了自己信仰的人，無論是在《家》中還是在這些回憶散文中，「家」都是一個帶有象徵意義的事物——它代表著黑暗而專制的王國——而非巴金當年生活的真實環境^{註8}。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巴金對「家」的回憶更為強調的是新與舊的衝突，強調自己與「下人」之間平等交往的一面。到五六十年代，巴金寫作《談自己的創作》時候，他所要執行的只能是對這個「封建家庭」的批判，而不能過多地同情，所以談到「地主階級」家庭中的人物不能不分外小心，可即使這樣，他也毫不隱諱地表達了對覺新的同情。及至新時期，總算可以比較客觀地心平氣和地談論自己家族的事情了，巴金也的確在一些文字中表達了自己的真情實感。比如〈懷念二叔〉中作為「子」輩終於向「父」輩表示致意，遺憾的是他年事已高、精力不濟留下的文字不多。那麼，我們對於他家族的印象更多是建立在巴金早年的敘述上，不是說巴金所敘述的不是事實，而是在這樣的敘述角度中另外的事實也可能被遮蔽掉了。

比如說這個家族的最高長輩李鏞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巴金曾這樣敘述：「祖父是一個能幹的人。他繼續著曾祖造就了這一份家業，做了多年的官以後退休下來，廣置了田產，修建了房屋，蒐羅了不少的書畫古玩，結了兩次婚，討了兩個姨太太，生了這許多兒女，還見著了重孫（大哥的兒子），但結果卻把兒子們造成了彼此不相容的仇敵，在家庭裏種下了長久的鬥爭的根源，而自己卻依舊免不掉發狂地死在孤獨裏。沒有人真正愛他，沒有人真正瞭

解他。」^{註9}這段話是需要做很多注釋的。巴金的祖父李鏞（1854-1920）的經歷頗為典型地體現了晚清到民國轉換中一批士大夫的經歷：「川西盆地的成都當時正是這種封建大家庭聚集的城市。在這一種家庭中長一輩是前清的官員，下一輩靠父親或祖父的財產過奢侈、閒懶的生活，年輕的一代卻想衝出這種『象牙的監牢』。」^{註10}這些人身上有著非常典型的兩面性，一面是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有習慣於傳統方式的某種保守性；另外一面為了維護自己的生活地位和社會地位，他們也會在現實層面上較早地實現轉變，或者毋寧說他們比普通人更有條件獲得某種有利的現實權利和機會。

毫無疑問，他們屬於「舊時代」的人，這與他們的出身、學養、生活方式有關，他們會按照舊的倫理道德生活、看待事物，但這並非就意味著要強調或誇張他們頑固、墮落或腐朽的一面，巴金也一再強調他攻擊的是制度而不是人，那是因為在這種家族制度下，這些人所做的無非都是這個制度下所通行的一切，而我們必須看到他們處在一個巨變的時代，雖然是在思想意識較為保守的內陸成都，可他們也並非是一成不變，相反，他們會根據現實的需要調整以維護自己處於社會上層的位置。比如李鏞將兩個兒子送到日本留學，而且學習的是法律^{註11}，這看起來是非常「前衛」的事情，據一份資料統計，1896年清政府派出首批留日學生僅僅13人，1900年以前不滿百人。四川首批留學生是1901年派出的，僅22人，以後逐漸有增：1903年，57人；1904年，322人；1905年，393人；1906年，800人；1911年，300人。四川的留日學生所占比例算是較高的，1906年全國留日學生共8000人，對比可知川省獨佔十分之一^{註12}。而學習法律屬於頗為新潮之舉，但深入分析又很難說他們思想前衛，這不過是士大夫家庭中走仕途的另一條路徑而已。《四川近代史稿》就曾指出：清政府實行「新政」以後，對官僚制度進行了改革，加之西學傳入，學習法律和政治風行，四川留日學生在